

# “合槽”人艺四十载，传承人艺“一棵菜”

## 冯远征讲从艺故事话人艺精神

本报记者强晓玲、熊琳、王普、孙蕾

“2021 我们一起走过，2022 我们一起加油！”

2022 年元旦零时，冯远征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迎新视频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（以下简称人艺）开演的排练大厅里，在一张张青春面孔的包围中，冯远征带领大家热情地喊出“北京人艺演员队祝大家新年快乐”。

的确，2021，冯远征很忙，由他执导的新生代演员阵容的话剧《日出》，紧张排练了 100 天之后，在人艺新剧场“北京国际戏剧中心”首演。由他参演的重头剧目《杜甫》《茶馆》《玩家》《全家福》依然一票难求。

2022，北京人艺建院 70 周年，作为纪念演出剧目、“曹禺剧场”首场话剧《日出》将于 4 月 20 日上演。眼见着年轻人“慢慢上道”，冯远征内心轻松了一些，也仿佛看见当年人艺老艺术家们放手自己的模样。

的确，从一名跳伞运动员到懵懂的青年演员，从赴柏林求学，到回归心怀眷恋的北京人艺，“松二爷”“魁格”“顾贞观”“司马迁”……冯远征塑造了众多经典话剧舞台形象。

的确，影视剧中，他又是被路人“痛斥”的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中“家庭暴力男”安嘉和；是《非诚勿扰》里出镜仅有几分钟的“艾茉莉”，被提名百花奖最佳男配角；是《天下无贼》里娘娘腔劫匪的扮演者……作为实力派演员，冯远征总能将另类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、95 岁的蓝天野说：“冯远征是总那么不一样的好演员，是有担当有想法的演员队长，还是与众不同的表演教师。”

从艺近 40 年，如今作为北京人艺副院长、演员队队长，“青年演员培训计划”“剧本朗读”“线下讲座”“线上授课”等一系列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项目，让冯远征将更多的精力扑在了青年演员的培养上。

随着宋丹丹、濮存昕、杨立新等一批北京人艺著名演员陆续退休，马上 60 岁的冯远征，责任感从未如此紧迫，“我希望青年人尽快成长起来，撑起人艺的大旗。”

今年两会，在委员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冯远征大声疾呼，实现文化强国需要人才辈出，年轻一代的成长需要大力给他们空间，给他们机会。对于年轻人，让他们多创新、出精品。他说，“让每一位年轻的文艺工作者都成为德艺双馨的好演员、好工作者。德艺双馨就是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”

### 梦开始的地方

冯远征喜欢话剧舞台，7 点半的演出，他总会 5 点之前就到场。

演出前，他会把化妆室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这里镜子很多，里面就会出现“无数的自己”。“我可以在镜子中充分感受自己，感受自己的角色，可以很好地调整自己。”

坐在化妆室里接受采访，冯远征说：“在人艺，我会很踏实，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。”

假如在外地拍戏，时间一长，他就特别想念回到人艺的排练厅。“我喜欢排练厅的味道，喜欢排练厅的氛围，喜欢泡一杯茶在那静静地揣摩角色。”他说自己始终对话剧“情有独钟，一往情深”。

1978 年，还在读初中的冯远征进入北京业余跳伞队，并且为了成为一名专业跳伞运动员放弃了高考。然而，一次全国比赛结束，专业教练“年龄太大、体格太瘦，无法进入专业队”的点评，让他陷入茫然。

之前电视上播放曹禺的历史剧《王昭君》，冯远征第一次了解了“什么是话剧”。真正接触，便是迷茫中第一次走进北京人艺小剧场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部由林兆华导演的中国第一部“先锋戏剧”《绝对信号》。剧中无业青年黑子的苦闷孤独，让此时同样境遇的另一个青年在黑暗中泪流满面。他说，“太震撼了，那种‘震撼’就是想让人哭，那是对艺术产生的一种信仰。”

这名被艺术吸引的青年为了生活，在哥哥的帮助下进入一家拉链厂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，给牛仔褲生产拉链，无疑是一种时髦的工作。大家谈论流行，追逐文艺，一群小青年因戏剧表演走到了



上图：冯远征导演《日出》排练现场。

左上图：冯远征近照。

左图：冯远征在话剧《司马迁》中的剧照。

右图：冯远征（右一）在话剧《茶馆》中的剧照。

受访者供图

一起。

从小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但跳伞运动曾把他内心最渴望的东西得以释放，坚持、勇气、专注。一旦换做表演，“更如一扇窗被打开，便爱上了。”他说，“那一刻，梦想就是做个演员。”

他开始报名一些费用不高的表演班，瘦弱的他却被几乎所有的老师告知“形象不好”。深深地自卑中，跳伞运动中的控制与爆发，更让他在每一次表演学习和汇报演出中竭尽全力。

一次，与朋友买了最贵的戏票在人艺观剧，如此近距离地体会舞台上如醉如痴的艺术表演，他心中呐喊，“这辈子，如果能站在人艺的舞台上演戏，就知足了。”

机遇真的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辞掉拉链厂工作，一心备考的冯远征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中，被著名导演张暖忻看中，一路闯关，获得电影《青春祭》男主角的扮演机会。

“冥冥之中，我与张暖忻导演有一种缘分。”《沙鸥》曾是冯远征最喜爱的电影，影片中女排运动员的起起伏伏，让他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。多少次内心祈福能与张暖忻合作，哪怕戏份不多，“没想到，遥远的梦想，就这么实现了”。

1985 年，冯远征考入北京人艺。之前报考的北京电影学院，尽管获得了拍电影的机会，但终因“形象一般”没能进入。

“你们中间，有人拍过电视剧，有人拍过电影，但我希望你们不要骄傲，从零开始。”人艺的第一堂课，老艺术家林连昆语重心长，冯远征记忆深刻。

2015 年，一篇网文刷屏，文中以口述形式讲述了冯远征留学德国，学习格洛托夫斯基流派，以及与德国恩师露特·梅尔辛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师生情谊。

“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。”他说，“柏林墙已经拆了，但是，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，就是中德之间的文化、生活习惯的墙。”

1991 年，冯远征回到北京，当天就到了剧院，迎面碰上当时北京人艺副院长于是之，他问冯远征，“你还回剧院吗？”

冯远征说，“回！”

后来，冯远征多次讲到，如果当初待在德国，就不会遇到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。

“在我人生最低谷时，我遇到了人艺。因为人艺，又遇到我的教授梅尔辛，和格洛托夫斯基流派。”对于人艺，冯远征始终充满感激，“无疑，我是幸运的。”

### “不希望角色里有冯远征的影子”

20 年前，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剧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热播，冯远征把一名心理扭曲的“家暴男”演绎得惊悚而深刻，“一夜之间”他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，一个神经质、变态、打老婆的恶人。”直到今天，依然有观众“出不了戏”，提到冯远征便会想到“变态”医生安嘉和。

“作为扮演者，我必须‘合理化’他所有的行为。”为了这个角色，从小在一个和睦家庭里长大，从没有接触过家庭暴力的冯远征给妇女热线打电话，询问各种细节。

“知识分子会不会打老婆？”他问。“打老婆的知识分子太多了……”工作人员说。

从妇联得到的案例和数字更让他震惊，“当时中国 50% 的家庭有暴力倾向，其中 38% 的施暴者有大专以上学历。”这些内容丰富了一个真实的“安嘉和”。

电视剧热播，让中国人第一次对家庭暴力现象从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麻木回避转为反思批判的大讨论。

对于成功塑造的“家暴男”，有人跟冯远征说：“安嘉和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，不是他打梅湘南，而是他不出声地站在她背后看着她，让人觉得下一秒就要出手了。”

冯远征说，好的演员能够生动地表达此时此刻，能够让观众相信他就是这个人物。“而这些，如果没有话剧舞台的锤炼，也不可能演好安嘉和这个人。”

冯远征一直相信，“不会演戏的演戏，会演戏的演人。”

2004 年，电影《天下无贼》，冯远征和范伟搭档，演了一胖一瘦两个滑稽的劫匪。那年春节，他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短信：“不许笑，打劫呢！”

2008 年，电影《非诚勿扰》里，出场短短几分钟的另类角色艾茉莉，让冯远征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

“演什么像什么，而不是总停留在同一类型人物上。”关于各种多元的人物角色塑造，有不少观众喜欢拿冯远征跟同期优秀的男演员做比较，认为他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性格鲜明，反差强烈，而非模式化表演。

采访中，对于这种认可，冯远征表情少许紧张，他说，“如果一个角色给我，我会去做大量的工作。同时就是否定自己，其实否定自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，但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过程中，才能成长，我不希望大家在每个角色里看见冯远征的影子。”

他把演戏比作一个酿酒的过程，

一个话剧需要三四月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、塑造每一场戏、每一个人。这几个月里，演员每天几乎都要用至两个小时在重复同样的台词，这种品味、打磨，是没有一次重样的。他说，“话剧是在修行。”

这些年尽管拍了不少影视剧，在冯远征看来，自己的根在人艺，在话剧舞台，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人艺给予的，只要人艺一声召唤，我可以放下任何事情。”

作为北京人艺大戏，话剧《茶馆》从 1958 年首演，60 多年过去了，如今依然一票难求，被誉为“一部茶馆，半部中国话剧发展史”。

舞台上，当门帘一挑，提溜着鸟笼子，蹭着小碎步上台的松二爷一出场，台下的观众便热烈起来，大家给予扮演者冯远征不少认可和高度评价。其实，扮演松二爷也并非冯远征的初愿。

1992 年，老艺术家们的《茶馆》封箱，1999 年，剧院决定由林兆华导演和一批年轻演员复排《茶馆》。

冯远征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宣布名单时，松二爷的经典形象始终来自老艺术家黄宗洛，“怎么会是我？”他觉得自己也是个演小生的形象。

于是，他去找导演，“我演不了。”导演说，“演不了，就退出。”

他又去找院领导，答复是，“给你两条路，一条路就是演，一条路是你辞职。”

《茶馆》一演又是 20 多年，“直到今天，我也不认为松二爷必须是我来演，但在人艺，既然接了这个角色，那就认真真真把他演好。”

他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演员的人生感悟不一样了，当塑造的人物活在他身上的时候，表演就越来越少了，舞台上便成了一种高级的表达。他说，“在人艺，先继承，再突破。”

除了传承，冯远征在话剧舞台上还塑造了顾贞观、司马迁、杜甫等一大批经典历史人物形象。他说，“演员是痛并快乐着的职业。”

2005 年，冯远征第一次回到祖籍陕西韩城，也是那一刻他有了一个想法，“创作一出司马迁的话剧。”2015 年，他参与策划，并且第一次担任导演，内心渴望了 10 年的话剧《司马迁》在人艺与观众见面。

舞台上，司马迁为了表达自己完成《史记》的决心时，奔跑着，呐喊着，直到坚定地站在舞台中间铿锵地重复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时，冯远征泪流满面。

“这千古名句是司马迁写给自己的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。”冯远征说，这段表演之前剧本上并没有，是在不断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中深刻感悟到的，于是他找到编剧重新修改了

剧本。

演出后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说，“那一瞬间泪目了。”

当年曾在德国舞台上被震撼到的冯远征说，“那种放下一切包袱的自由表演，我觉得自己悟到了，这就是搞艺术的人的幸福与痛苦，是一瞬间迸发了，释放了。”

他说，“塑造一个话剧人物，需要演员付出大量心血。只有用心去体验，去感受，全身心投入，才能演出好作品。”

### “好演员就是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演戏”

“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……”

下午 2 点，正式的排练还没开始，人艺剧院三层的排练厅里已经传来演员们字正腔圆的绕口令练习声，大家知道这是“冯导”要求青年演员们“吐字归音”的基本功。

2021 年 9 月，北京人艺全新阵容、全新演绎的《日出》在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主剧场“曹禺剧场”首演。此次全部起用青年演员的新排版《日出》，是继 1956 年首都剧场落成开幕大戏《日出》之后，再度演绎北京人艺两座剧场的经典传承。

“很多人觉得，由年轻人出演这部经典作品似乎有点冒险，但我看来，我们要尽可能给予年轻人发光发亮的机会，即便最初的光芒可能不够大不够亮，但点点星芒就是一个明亮的开端。”作为新版《日出》的导演，冯远征说。

排练中，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台下，用心地观察着年轻人的表现，不时会戴上老花镜在剧本上默默地记录一下。

他不让年轻演员看过多资料，也不做任何示范表演，而是进行引导式提问，让他们不断熟悉剧本，打开内心，从自己的角度接近人物，避免受到影响和禁锢。他说，“我希望年轻人有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表达。”

100 多天里，每天，冯远征与青年人一起热身、练发声，夯实基本能力，揣摩表演方法。《日出》中饰演陈白露的青年演员陆璐说，冯远征身上始终有一种热情，推着大家向前，“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。”

《日出》中“男一号”方达生的扮演者、青年演员杨明鑫，2015 年进入人艺，他说自己一开始在舞台上“真的找不到一种热情，推着大家向前，”他是在不断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中深刻感悟到的，于是他找到编剧重新修改了

感觉”。

杨明鑫说，对戏，冯远征非常认真，是表演课的好老师，“生活中，他又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是精力旺盛能跟我们玩到一起的‘年轻人’。”

在冯远征看来，北京人艺正是因为上一代演员创造了一个个经典剧目和人物形象，才创立了辉煌，“但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享受老艺术家们留给我们的光环。”

“我们这一代是传承中求发展，人艺的血液不能变。”冯远征说，“不论是《茶馆》《雷雨》《日出》，还是创新剧目《天下第一楼》《玩家》《全家福》等，都是在延续老一辈艺术家的表演风格、舞台表现形式前提下的传承与创新。”

1991 年，冯远征从德国回来最大的愿望是当老师，教授表演。“当时何冰刚从中学毕业到人艺，他问我，你觉得中国戏跟德国比起来怎么样？我说起码落后 50 年，如今如果再问，估计我会说更落后了。”

冯远征觉得这个责任不在演员，“是表演教学落后的问题”。他认为，“一个表演专业的老师，最少要有 10 部自己的表演作品，只有真正有表演实践经验的老师，才能够在教学中有效地指导学生。”

从 1991 年萌生教课念头，到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执教，冯远征说，“这条路，我用了 20 年。”

2020 年，冯远征还多了一个身份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。近年来，“青年演员培训计划”“剧本朗读”“线下讲座”“线上授课”等一系列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项目也在悄悄进行当中，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，让青年演员在剧场之外获得更多北京人艺特有的专业素养培训和

和精神传承。

“表演是一个从大俗到大雅，再到大俗的过程。想要完成这样的转变，需要生活的积累和持久的学习。要塑造好一个角色，就要‘把自己逼到墙角’，才能有所突破。表演是一个不断打碎自己、重塑自己的过程。”

冯远征清楚地记得，刚进人艺时，剧院让他演话剧《北京人》里的曾文清。“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学员，那次演出起用的全是年轻人，剧院是想通过此次举推新人。”

演出结束，当听到老一辈“还行，这年轻人不容易”的评价时，冯远征觉得那是对他最大的褒奖，“因为你撑下来了”。

在人艺，有个词叫“合槽”，冯远征觉得那是他在人艺迈出的第一步，而且一下就融入到人艺当中，“合槽了”。他说，“合槽”也是如何做一个好演员。

“在人艺，我们更提倡‘一棵菜’精神。”他说，一棵菜，有菜心、菜帮、菜根、菜叶……在人艺的舞台上，无论主角、配角、龙套，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

人艺老演员兰法庆，一直演绎小角色，从来没有站到过舞台中央，“却是人艺的一块宝。”冯远征说，“他上去几分钟就有光彩，看他演戏，是一种享受。”

他说，人艺的“一棵菜”精神也奠定了人艺剧目的水准，它是每一个角色，每一个龙套，在舞台上都有光彩。

“人艺的希望是观众，是观众能够走进剧场的认可，是一代一代的观众对人艺的支持和热爱。”冯远征说，不能因为观众的包容就降低人艺的艺术水准，“希望人艺的青年一代尽快成长，撑起人艺的大旗。”

“如今，一些年轻演员十分浮躁。”冯远征认为，“年轻人必须为戏去打磨，要耐得住寂寞。做演员，首先要学会正视自己的身份和荣誉。好演员一定是德行好，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演戏。应该看到，明星与演员有根本区别。明星或许可以带来一时的流量，但流量无法为一部作品带来长久的生命力，而演员的任务就是塑造好角色。”

话剧《日出》首演时，每一场演出结束，冯远征几乎都会在凌晨时分发一个朋友圈，“‘注视’‘越来越好’‘新生代演员很棒’，是记录，是鼓励，更是见证成长。”

（陶忆雯对本文亦有贡献）